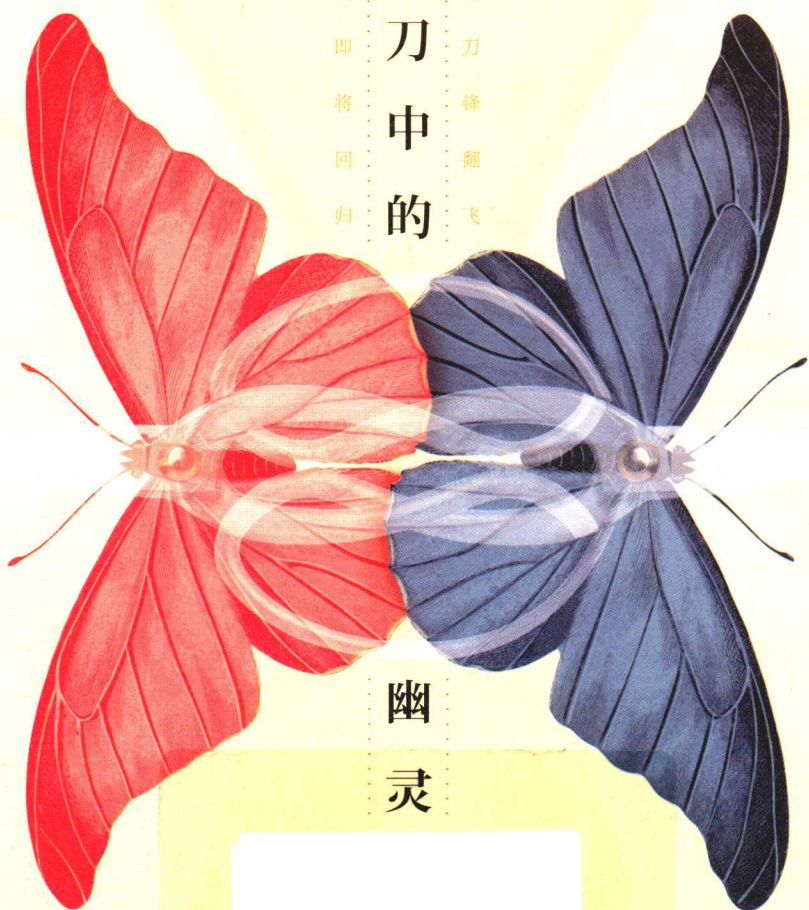




正 义 即 将 回 归

剪刀中的

此刻刀锋翻飞



幽
灵

河狸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剪刀中的幽灵

河狸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剪刀中的幽灵 / 河狸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
2016.10
ISBN 978-7-5442-8469-1
I . ①剪… II . ①河…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4233 号

JIANDAO ZHONG DE YOULING

剪刀中的幽灵

作 者 河 狸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策划编辑 钱午骏

特约编辑 王雨薇

美术设计 刘庆海 杜 敏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 (0898) 66568511 (出版)

(0898)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188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469-1

定 价 3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剪刀中的幽灵

001

第一战

剪刀侠崛起

061

第二战

孤独的孩子

103

第三战

异国的密室

133

第四战

萝莉杀人狂

181

最终战

折翼的天使

209

结局：开始

217

番外篇

苍老的男孩

249

番外篇

旋梯馆魅影

第1战 剪刀侠崛起

剪刀第一次出现是在三个月前。

那时正值盛夏，很多报表都需要整理上报，我每天都在加班写后贴勾。尽管如此，白天还是无法把当天的工作完成，因此从那时起差不多连续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然后搭乘24小时运营的公交车回家。最后疲惫的身体回到我住的出租屋内，躺下就沉沉地睡去。

剪刀就是在这样如地低低的一刻的最后一天出现的。

那天我照例最后一个离开公司，临走时我瞥了眼墙上的挂钟——11点半，和以往下班的时间差不多。公司楼下就是公交车站，我乘坐的24小时运营的公交车每24小时运营。但是晚上10点以后，发车的间隔就会变得特别长，正常的上下班高峰期基本每隔5分钟就会有一辆车，但是到了深夜，发车间隔就变成了30分钟一辆。尽管如此，深夜乘车的人依旧不多，连车厢座位的三分之一都坐不满，甚至有时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乘客。在寂静的夜晚，独自一人坐在飞驰的空荡荡的公交车里，有时真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姐姐第一次出现是在三个月前。

那时正逢季度末，很多报表都需要整理上报，我每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尽管如此，白天还是无法把当日的工作完成，因此从那时起差不多连续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然后搭乘24小时运营的公交车颠簸一小时，最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住的出租房内，顾不上洗漱就倒头便睡。

姐姐就是在这犹如地狱般的一周的最后一天出现的。

那天我照例最后一个离开公司，临走时我瞥了眼墙上的挂钟——11点半，和前几天下班的时间差不多。公司楼下就是公交车站，我乘坐的224路汽车虽然号称是24小时运营，但是晚上10点以后，发车间隔就会变得特别长，正常的上下班高峰期基本每隔5分钟就会有一趟车，但是到了深夜，发车间隔就变成了30分钟一辆。尽管如此，深夜乘车的人依旧不多，连车厢座位的三分之一都坐不满，甚至有时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乘客，在寂寥的夜里，独自一人坐在飞驰的空荡荡的公交车里，有时真的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租的房子位于市郊一处新开发的小区里。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房租便宜，在这里自己租一套一室一厅房子的价钱在市区里应该只够租住女生宿舍的一个铺位吧。当然，事无尽善尽美，租金节省下来的代价就是我每天需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公司。现在由于是夜晚，路况很好，因此从公司楼下的车站上车到终点站，半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我回到这个入住率不足三成的小区时也已经是午夜 12 点以后了。

从下车时开始，我就感觉身后似乎有人在跟着我，我不敢回头看，只是默默地加快了脚步。穿过空无一人的小区街道，身后的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看来应该也是晚归的其他住户吧，是我自己吓自己了。

就在我走到我住的单元门前时，一个男子与我迎面而过。那是一名年轻男子，穿着时尚。我认得他，他和我同住一个单元，有时我们在小区里或楼梯上会碰到，但是彼此并没有说过话，我对这个时尚帅哥很有好感。他迎面看到我，冲我微微一笑，我还以一个微笑，然后他就轻轻地走过了我的身边，本来以为这次能够有所突破，他会主动与我搭讪，看来依旧是我的痴心妄想。

就在我在这个时尚帅哥擦肩而过的同时，他突然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捂住我的嘴，然后用力地把我向一边的黑暗处拖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虽然我不知道对方这个举动的目的，但是显然是要对我不利。想到这里，我开始

奋力挣扎，试图挣脱出他的束缚，无奈平时在办公室养尊处优惯了，缺乏锻炼的我的反抗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那股巨大的力量依旧拖着我向着黑暗越走越近。

不能轻易放弃，我作了最后的努力，用两只手奋力拨开捂在嘴上的手，然后拼尽全力大声呼喊：“救命！”

我只喊了这么一声，嘴就再次被捂住。不知道是由于惊吓过度还是筋疲力尽，我觉得眼前一黑，意识渐渐消失了……

等我再次睁开双眼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身边坐着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看到我醒来，她冲我微微一笑。

看来我是得救了。通过向女警询问得知，当时我的喊声惊动了小区里的保安，等到保安闻声赶到现场时，发现我已经昏倒在地上了，而那个年轻男子则瘫倒在我身边，肩膀上插着一把手工用的剪刀。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因为家里的剪刀找不到了，所以我白天利用午休时间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把手工剪刀，然后把它放在提包里，准备晚上带回家。

根据年轻男子的口供，他那天因为喝了酒，神智有些不清醒，所以才袭击了我。而他肩膀上的伤则是我在昏倒前挣扎时下意识从提包里拿出剪刀刺到他身上造成的。对于这一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是情急之下条件反射的行为吧。

男子虽然受了伤，但因为我是正当防卫，所以警方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女警只是把我带到派出所简单地做了下笔录，就让我离开了。走到派出所大门口的时候，一位年老的警官与我擦肩而过，看到我时，他似乎一愣，然后很快恢复了正常，快步走到之前替我录口供的女警那里。我回过头去，看到他们两个人正一边看着我一边窃窃私语，女警还给那个老警官看了看我之前的询问笔录，然后老警官摇了摇头，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但是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可能只是对我这个受到袭击的可怜女孩的一种同情和关注吧。

因为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对现在租住的小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于是，三天后我就搬离了那里，换了一个相对靠近市区的很热闹的小区，这里住户很多，而且有 24 小时的保安巡逻，所以尽管租金比之前的房子要贵上不少，但是最起码感觉安全多了。

二

事情发生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认为当时从女警那里听来的信息是正确的，直到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才让我开始怀疑之前听到的事情经过的真实性。也是从那时开始，我遇到了我的姐姐。

那一天，我下班回家，快走到小区门口时，突然从身后跑出来几个小孩。起初我以为不过是顽童，但是他们经过我身边时，其中一个突然抢走了我挎在肩上的背包，虽然里面只有手机和几十块钱，包本身也不是很值钱，但是也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被人抢走，于是激愤之下，我撒开蹬着高跟鞋的双脚，朝那几个小孩逃走的方向追去。

等到我从激愤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时，我已经追随着这几个小孩来到了一个阴暗的小巷里。阴森的环境不禁让我想起了几天前遇袭时的情景，我连忙收住脚步，打算转身离开这个小巷。但是就在我转身的同时，两个黑影挡在我的面前。

这是两个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的男子。只听其中一个人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粗声说：“我们的孩子你也敢追？是不是不想活了？”

另一个接道：“这个小妞长得还算不错，看来我们要给她点教训。”

说完，两个人对视着“嘿嘿”一笑。

我的脑袋感到一阵眩晕，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之所以搬家就是为了远离危险，但是偏偏怎么也躲不过，在这里又遇到了这种事。不过这次我没有被捂上嘴，而且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连忙扯起嗓子高声呼喊：“救命啊！”

两个男子没有料到我竟然敢呼救，听到我的喊声恼羞成怒，其中一人箭步冲过来，把我的身体猛地推向巷子的墙壁。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墙上，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觉得眼冒金星，失去了意识……

这次睁开眼睛时，我没有躺在医院，而是靠墙坐在之前那个巷子的一角。看来我这次只昏过去了几分钟。那两个坏人呢？想到这里，我连忙四下打量，发现离我不远处的地上躺着刚才的那两个男子。在他们前面站着一个人，看身形似乎是个女子，我向她的脸上望去，啊……这个人……是我？！

“你醒了？”“我”看到我在看她，低声对我说。

“你是？”我诧异地望着犹如镜子中的自己的对方。

“我是你姐姐……”

“姐姐？”

“呵呵，没错，是姐姐……”说完这句话，“我”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都没有看清楚她是如何离开的，或许她真的像烟雾一样消散了也说不定。

就在我正惊诧不已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呼啸的警笛声。

警察把我和那两个男子都带到了派出所，我简单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在询问笔录上签好了字。这时，在其他房间讯问那两名男子的警官走了过来，附耳对给我录笔录的那个警察说了些什么，那个警察边听边用诧异的目光盯着我，就如同我之前看到我的“姐姐”时那样。

“想不到你一个小女生还挺厉害，一个人制服了两个那么高大的坏人？”听完同事的耳语，警察微笑着对我说。

“你说什么？”这次轮到我诧异了。

“不要装了，欺骗警察叔叔可是不好的。那两个人都交代了，是你一个人把他们俩都打倒了，你是不是小时候练过功夫啊？”

听了对方的话，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他们说他们刚要攻击你，就听到身后有动静，于是回过头去看，结果发现什么也没有。这时你就从后面用手掌重重地砍到他们脖子上，接着他们就昏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警察继续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突然感到一阵愤怒，“那两个家伙才不是我打倒的，是一个和我长得一样，自称是我‘姐姐’的人。”

“呵呵，小姑娘，不要害怕，你虽然打伤了他们，但是这属于

正当防卫，你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所以你也不用杜撰一个什么打抱不平的‘姐姐’了。”警察显然认为我在撒谎。

“既然没我什么事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看来在“姐姐”的问题上我没办法向他解释，既然如此，我也不愿意再与他多谈，找个借口离开了警察局。

回到家里，我还在为“姐姐”的事情困惑不已，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姐姐，她大我一岁，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听说是在玩耍时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了。虽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但是那条河水流非常湍急，不要说是小孩子，就是水性很好的人掉进去也是凶多吉少，而且那条河之前也曾淹死过不少人，大多数也都是连尸首都找不到的。

我和姐姐当时的关系如何，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听妈妈说，当时我与姐姐非常亲密，是她的跟屁虫，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所以当得知她淹死后，虽然年纪小小的我还不知道死亡的真正含义，但也因为再也见不到姐姐而伤心了好久。

也正是因为当时年纪还小，所以我对姐姐的容貌也完全没有记忆，不过听大人说，我小时候跟姐姐长得很像。

难道，那个人真的是我已经死去的姐姐吗？她当年并没有淹死，而是侥幸逃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年她都在哪里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而且，既然是二十几年没见面的姐妹重逢，

她为什么不和我说出几句话就神秘地离开了呢？再有就是，为什么那两个袭击我的男子都说是我打昏他们的呢？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中盘旋着。因为之前的惊吓和疲惫，再加上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情，我感觉大脑要超负荷了，于是我决定先不想这些棘手的问题了。我走进卫生间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三

距离第二次遇袭又过去了一周。这一周来因为工作量骤减，所以我也不用加班了，因为有了之前两次的教训，这些天我每天上下班都小心翼翼的，走路走人多的地方，天黑后就不再出门。不知道是厄运开始远离我了，还是我的小心谨慎起了成效，这一周来可谓波澜不惊，过得很平静。

可能是连续的安逸让我有些放松警惕，不知不觉地，晚上我又开始出门了，不过每次都走得不是很远，就是去小区附近的超市或小公园散散步，毕竟每天都闷在家里太无聊了，而且我安慰自己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可怕。

这天我照例去附近的小公园走了一圈，玩儿了一会儿健身器械，直到满身大汗淋漓，天也开始黑了，我才准备回家。从小公园回家可以走大路也可以走小路，大路需要绕一点儿远，大概10分钟可以到家，小路则是一条‘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绿化带中的小径，直接通往小区的后门。小路没有路灯，不过走这条捷径3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是我的神经太大条了，我居然再次选择了

小路。虽然走到一半时，发现周围一片漆黑，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但是既然走了一半总不好再折回去吧，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就在马上要走出小径，已经依稀可辨小区后门的时候，突然从绿化带的灌木林里传出了说话声。

“大哥，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是请不要伤害我……”这是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

“嘿嘿，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不过，你说要什么都可以给我，是真的吗？嘿嘿……”一个粗粗的嗓音回答道。

我晕，难道遇到劫色的了？为什么我总能碰上这种事？不过好在这次坏人实施犯罪的对象不是我。怎么办？跟坏人搏斗这种事我真的干不了，搞不好又把自己搭进去了。想到这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轻轻弯下腰踮起脚尖，准备小心翼翼地偷偷溜过去。

“大哥，不要……不要啊……救命……”女孩突然大声喊起了救命，不过喊声只持续了不到一秒就戛然而止了，估计她和当初的我一样也是被捂住了嘴。

虽然一种同病相怜的怜悯从心底升起，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歹徒的对手，自己想帮助她也是爱莫能助，于是我继续保持那种近似小偷的姿势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我身边——确切地说是从我背后一闪而过，冲进了传来喊声的灌木丛里。